

三國演義

會評本

中國古典小說戲曲
研究資料叢書

北京大學出版社

陈曦钟 宋祥瑞 鲁玉川 辑校

三国演義
会评本
上

北京大学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乔征胜

装帧设计：余秉楠

封面题字：张澄寰

书 名：三国演义 会评本（上、下册）

著作责任者：陈曦钟 宋祥瑞 鲁玉川 辑校

标准书号：ISBN 7-301-00730-2/I·138

出版者：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

电话：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32

印刷者：北京银祥印刷厂印刷

发行者：北京大学出版社

经销者：新华书店

850×1168 32开本 54.625印张 1700千字

1986年7月第一版 1998年11月第二次印刷

定价：78.00元

《三国演义》会评本题记

吴小如

北京大学出版社继《水浒传会评本》之后，又把《三国演义》各种评本汇辑出版，这是件大好事。为了使我们的科学研究得以长足进展，资料整理工作必须先行，而且应该力求全备。就我个人的经验，深感这确是方便了读者，尤其给搞具体研究的人提供了极大便利，省却不少精力和时间。记得六十年代初，我为了写一篇有关《水浒传》的论文，仅查找各种评语就费去很多功夫，几乎相当于写文章时间的一半。如果当时有了会评本，就无须花费那么多的气力了。

过去几十年间，我们对小说戏曲的评点文字注意得很不够。近年来情况变了，研究这方面问题的同志多起来了，并把这类评语提到美学高度，给以足够的重视和较高的评价，这无疑是正确的。但在研究过程中又不免失之偏颇，如对《红楼梦》的研究过分相信“脂批”，对金批《水浒》和《西厢》的某些片言只语采取断章取义的办法来拔高金圣叹的思想等等，似乎还值得考虑和商榷。不过从整理、汇辑资料的角度来说，北大出版社的这项工作确是功德无量，而参加整理、点勘本书的几位同志所付出的心血，也是值得表彰的。至于怎样使用它们，那是研究工作者的事。做为读者，我本人对此是举双手表示欢迎的。

不过我也想提两点希望。其一，做资料汇编看似简单，其实同样体现整理、点勘者的业务水平。自己对原文还没有读懂，就拿过来进行点校，难保不出差错。这部《三国演义》会评本我曾看过部分初稿，窃以为是有水平的。希望本书的整理、点勘者和责

编同志在定稿时能做好把关工作，使之力求尽善尽美。其二，鉴于近年来有的出版社对校对工作重视不够，校勘质量不够理想，以致有些书错字较多；因此希望《三国演义》的会评本能避免这种缺陷，在校对方面以高质量、高水平同读者相见。这样，不仅对读者（包括使用和研究者）有利，减少不必要的麻烦，就连出版社本身在广大读者中间也提高了权威性和信任感。做为在北大工作了三十多年的一个成员，我也与有荣焉。是为《题记》。

一九八五年四月写于北京

例 言

一、本书以目前通行的《三国演义》（即经过整理、标点的毛宗岗改本）为小说正文，会辑了国内外现存的下列各本的评语，

（1）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藏《四大奇书第一种》六十卷一百二十回，现存第十七回至一百二十回，芥子园刊本。题“茂苑毛宗岗序始氏评”。有回前总评和双行夹批。

（2）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藏《官板大字全像批评三国志》二十四卷一百二十回，清雍正郁郁堂、郁文堂刊本。题“吴门金圣叹、茂苑毛宗岗批点，湖上李笠翁评阅”。有回前总评和双行夹评，内容同上芥子园刊本。另有眉批，系选摘自李渔（笠翁）批评本中部分与毛宗岗评语内容不同之眉批。本书第一回至十六回毛宗岗的评语据此书辑录。

（3）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藏《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》一百二十回，现存第一回至四十六回，第六十二回至九十六回，第一百十四回至一百二十回，明建阳吴观明刊本。有眉批和回末总评。

（4）首都图书馆善本室藏《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》一百二十回，清初吴郡绿荫堂刊本。有眉批和回末总评。吴观明刊本残缺部分的李卓吾评语，即据此书辑录。

（5）首都图书馆善本室藏《李笠翁批阅三国志》二十回卷一百二十回，清两衡堂刊本。有眉批，内容大都与毛宗岗评语相同，仅文字小有变化；但亦有少量批语为毛评所无。

(6)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《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》二十卷一百二十回。题“景陵钟惺伯敬父批评，长洲陈仁锡明卿父较阅”。有眉批和回末总评。

二、毛宗岗的回前总评和夹批照旧排入（夹批原为双行小字，改为单行小字），不另注明。

三、李贽（卓吾）评本和李渔（笠翁）评本的眉批，均改为夹批，插在相应的有关文末，分别标以“贽评”和“渔评”字样；李贽评本的回末总评，标以“李贽总评”字样。此二本小说正文属《明弘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》系统，与毛改本差异较大。二本批语所指正文与毛改本有异文者，酌情加注说明。少量在毛改本中找不到相应正文的批语，则另外录出，作为“补遗”附于每回之后。

四、《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》藏在日本，因我们得到该书复印件较迟，故暂将其评语单独辑出，小说正文仅列出批语所指的有关文句。

五、批语和正文一般照录原文。凡校正讹文在本字下用圆括弧表示之，个别明显的讹字则径行改正。字不可识或缺文，以空方框表示之。字隐约可辨而难以确认者，在空方框后用圆括弧表示之。

六、本书辑录各本评语，目的在于提供资料，对于评语的观点以及评点者的真伪问题，未予置评，请读者在使用本书时加以必要的鉴别。

七、限于条件和辑校者的水平，本书疏漏错误之处定所难免，敬希读者指正。

三国志演义序

余尝集才子书者六，其目曰《庄》也、《骚》也、马之《史记》也、杜之律诗也、《水浒》也、《西厢》也，已谬加评订，海内君子皆许余以为知言。近又取《三国志》读之，见其据实指陈，非属臆造，堪与经史相表里。由是观之，奇又莫奇于《三国》矣。

或曰：凡自周、秦而上，汉、唐而下，依史以演义者，无不与《三国》相仿，何独奇乎《三国》？曰：三国者，乃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，而演《三国》者，又古今为小说之一大奇手也。异代之争天下，其事较平，取其事以为传，其手又较庸，故迥不得与《三国》并也。

吾尝览三国争天下之局，而又天运之变化真有所莫测也。当汉献失柄，董卓擅权，群雄并起，四海鼎沸，使刘皇叔早谐渔水之欢，先得荆襄之地，长驱河北，传檄江南，江东、秦、雍，以次略定，则仍一光武中兴之局，而不见天运之善变也。惟卓不遂其篡以诛死，曹操又得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名位虽虚，正朔未改。皇叔宛转避难，不得早建大义于天下，而大江南北已为吴、魏之所攘，独留西南一隅，为刘氏托足之地。然不得孔明出而东助赤壁一战，西为汉中一摧，则汉益亦几折而入于曹，而吴亦不能独立，则又成一王莽篡汉之局，而天运犹不见其善变也。逮于华容遁去，鸡肋归来，鼎足而居，权侔力敌，而三分之势遂成。寻彼曹操一生，罪恶贯盈，神人共怒，檄之骂之、刺之药之、烧之劫之、割须折齿、堕马落堑，濒死者数，而卒免于死；为敌者众而为辅亦众；此又天之若有意以成三分，而故留此奸雄以为汉之蠹贼。且天生瑜以为亮对，又生懿以继曹后，似皆恐鼎足之中折，而叠出其人才以相持也。

自古割据者有矣，分王者有矣，为十二国，为七国，为十六国，为南北朝，为东西魏，为前后汉，其间乍得乍失，或亡或存，远或不能一纪，近或不逾岁月，从未有六十年中，兴则俱兴，灭则俱灭，如三国争天下之局之奇者也。今览此书之奇，足以使学士读之而快，委巷不学之人读之而亦快，英雄豪杰读之而快，凡夫俗子读之而亦快也。

昔者蒯通之说韩信，已有鼎足三分之说，其时信已臣汉，义不可背。项羽粗暴无谋，有一范增而不能用，势不得不一统于群策群力之汉。三分之几，虚兆于汉室方兴之时，而卒成于汉室衰微之际。且高祖以王汉兴，而先主以王汉亡，一能还定三秦，一不能取中原尺寸。若彼苍之造汉以如是起，以如是止，早有其成局于冥冥之中，遂使当世之人之事，才谋各别，境界独殊，以迥异于千古，此非天事之最奇者欤！

作演义者，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，而且无所事于穿凿，第贯穿其事实，错综其始末，而已无之不奇，此又人事之未经见者也。独是事奇矣，书奇矣，而无有人焉起而评之，即或有人，而使心非锦心，口非绣口，不能一代古人传其胸臆，则是书亦终与周、秦而上，汉、唐而下诸演义等，人亦乌乎知其奇而信其奇哉！

余尝欲探索其奇，以正诸世，会病未果。忽于友人案头见毛子所评《三国志》之稿，观其笔墨之快，心思之灵，先得我心之同然，因称快者再，而今而后，知第一才子书之目又果在《三国》也。故余序此数言付毛子，授制之日弁于简端，使后之阅者，知余与毛子有同心云。

时顺治岁次甲申嘉平朔日金人瑞圣叹氏题

（按：通行的毛宗岗评《三国志演义》卷首均有此序。因芥子园刊本缺卷首，郁郁堂、郁文堂刊本卷首无此序，今据通行本录出。）

序

院本之有《西厢》，稗官之有《水浒》，其来旧矣。一经圣叹点定，推为“第五才子”“第六才子”，遂成锦心绣口，绝世妙文，学士家无不交口称奇，较之从前俗刻，奚翅什伯过之。信乎笔削之能，功倍作者，经传为然，一切著述何独不然，古之人不余欺也。余于穷经之暇，涉猎史册，间及陈寿之《三国志》，因取《三国演义》参观而并校之。大都附会时事，征实为多，视彼翻空而易奇者，转若运掉不灵；又其行文不无支蔓，字句间亦或瑕瑜不掩，卓吾李氏盖尝病之。惜无其人为之打叠剪裁，并与洗刷其眉目，所以官骸粗具，生面未开，评刻虽多，犹非全璧。最后乃见声山评本，观其领挈纲提，针藏线伏，波澜意度，万窍玲珑，真是通身手眼，而此书所自有之奇，与前此所未剖之秘，一旦披剥尽致，轩豁呈露。不惟作者功臣，以之追配“圣叹外书”，居然鼎足，不相上下；况《西厢》诲淫，《水浒》导乱，且属子虚乌有，何如《演义》一书，其人其事，章章史传，经文纬武，竟幅锦机，熟其掌故，则益智之综也；寻其组织，亦指南之车也。案头寓目，何可少此一种，岂独贤于博弈而已？但其板已漫漶，不无鲁鱼豕亥之讹，因为厘订，付诸剞劂，以广其传。览者当不以余言为河汉也。

雍正十二年岁次甲寅四月大兴黄叔瑛

兆千氏题

读三国志法

(毛宗岗)

读《三国志》者，当知有正统、闰运、僭国之别。正统者何？蜀汉是也。僭国者何？吴、魏是也。闰运者何？晋是也。魏之不得为正统者，何也？论地则以中原为主，论理则以刘氏为主，论地不若论理。故以正统予魏者，司马光《通鉴》之误也。以正统予蜀者，紫阳《纲目》之所以为正也。《纲目》于献帝建安之末，大书后汉昭烈皇帝章武元年，而以吴、魏分注其下，盖以蜀为帝室之胄，在所当予；魏为篡国之贼，在所当夺。是以前则书刘备起兵徐州讨曹操，后则书汉丞相诸葛亮出师伐魏，而大义昭然揭于千古矣。夫刘氏未亡，魏未混一，魏固不得为正统。迨乎刘氏已亡，晋已混一，而晋亦不得为正统者，何也？曰：晋以臣弑君，与魏无异，而一传之后，厥祚不长，但可谓之闰运，而不可谓之正统也。至于东晋偏安，以牛易马，愈不得以正统归之。故三国之并吞于晋，犹六国之混一于秦，五代之混一于隋耳。秦不过为汉驱除，隋不过为唐驱除，前之正统以汉为主，而秦与魏、晋不得与焉，亦犹后之正统以唐、宋为主，而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，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俱不得与焉耳。且不特魏、晋不如汉之为正，即唐、宋亦不如汉之为正。炀帝无道而唐代之，是已，惜其不能显然如周之代商，而称唐公，加九锡，以蹈魏、晋之陋辙，则得天下之正，不如汉也。若夫宋以忠厚立国，又多名臣大儒出乎其间，故尚论者以正统予宋。然终宋之世，燕云十六州未入版图，其规模已逊于唐；而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，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，则得天下之正，亦不如汉也。唐、宋且不如汉，而何论魏、晋哉？高帝以除暴秦、击楚之杀义帝者而兴；光武以诛王莽而克复旧

物；昭烈以讨曹操而存汉祀于西川。祖宗之创之者正，而子孙之继之者亦正，不得但以光武之混一为正统，而谓昭烈之偏安非正统也。昭烈为正统，而刘裕、刘智远亦皆刘氏子孙，其不得为正统者何也？曰：裕与智远之为汉苗裔远而无徵，不若中山靖王之后近而可考，又二刘皆以篡弑得国，故不得与昭烈并也。后唐李存勖之不得为正统者，何也？曰：存勖本非李而赐姓李，其与吕秦、牛晋不甚相远，故亦不得与昭烈并也。南唐李昇之亦不得继唐而为正统者，何也？曰：世远代遐，亦裕与智远者比，故亦不得与昭烈并也。南唐李昇不得继唐而为正统，南宋高宗独得继宋而为正统者，何也？高宗立太祖之后为后，以延宋祚于不绝，故正统归焉。夫以高宗之杀岳飞、用秦桧，全不以二圣为念，作史者尚以其延宋祚而归之以正统，况昭烈之君臣同心誓讨汉贼者乎！则昭烈之为正统愈无疑也。陈寿之志，未及辨此，余故折衷于紫阳《纲目》，而特于演义中附正之。

古史甚多，而人独贪看《三国志》者，以古今人才之聚（众）未有盛于三国者也。观才与不才敌，不奇；观才与才敌，则奇。观才与才敌，而一才又遇众才之匹，不奇；观才与才敌，而众才尤让一才之胜，则更奇。吾以为三国有三奇，可称三绝：诸葛孔明一绝也，关云长一绝也，曹操亦一绝也。历稽载籍，贤相林立，而名高万古者莫如孔明。其处而弹琴抱膝，居然隐士风流；出而羽扇纶巾，不改雅人深致。在草庐之中，而识三分天下，则达乎天时；承顾命之重，而至六出祁山，则尽乎人事。七擒八阵，木牛流马，既已疑鬼神之不测；鞠躬尽瘁，志决身歼，仍是为臣为子之用心。比管、乐则过之，比伊、吕则兼之，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。历稽载籍，名将如云，而绝伦超群者莫如云长。青史对青灯，则极其儒雅；赤心如赤面，则极其英灵。秉烛达旦，人

传其大节，单刀赴会，世服其神威。独行千里，报主之志坚；义释华容，酬恩之谊重。作事如青天白日，待人如霁月光风。心则赵抃焚香告帝之心，而磊落过之；意则阮籍白眼傲物之意，而严正过之；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。历稽载籍，奸雄接踵，而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，莫如曹操。听荀彧勤王之说而自比周文，则有似乎忠；黜袁术僭号之非而愿为曹侯，则有似乎顺；不杀陈琳而爱其才，则有似乎宽；不追关公以全其志，则有似乎义。王敦不能用郭璞，而操之得士过之；桓温不能识王猛，而操之知人过之。李林甫虽能制禄山，不如操之击乌桓于塞外；韩侂胄虽能贬秦桧，不若操之讨董卓于生前。窃国家之柄而姑存其号，异于三莽之显然弑君；留改革之事以俟其儿，胜于刘裕之急欲篡晋；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。有此三奇，乃前后史之所绝无者，故读遍诸史而愈不得不喜读《三国志》也。

三国之有三绝固已，然吾自三绝而外，更遍观乎三国之前、三国之后，问有运筹帷幄如徐庶、庞统者乎？问有行军用兵如周瑜、陆逊、司马懿者乎？问有料人料事如郭嘉、程昱、荀彧、贾诩、步鹭、虞翻、顾雍、张昭者乎？问有武功将略，迈等越伦如张飞、赵云、黄忠、严颜、张辽、徐晃、徐盛、朱桓者乎？问有冲锋陷阵，骁锐莫当如马超、马岱、关兴、张苞、许褚、典韦、张郃、夏侯惇、黄盖、周泰、甘宁、太史慈、丁奉者乎？问有两才相当，两贤相遇，如姜维、邓艾之智勇悉敌，羊祜、陆抗之从容互镇者乎？至于道学则马融、郑玄，文藻则蔡邕、王粲，颖捷则曹植、杨修，早慧则诸葛恪、锺会，应对则秦宓、张松，舌辩则李恢、阚泽，不辱君命则赵渚、邓芝，飞书驰檄则陈琳、阮瑀，治烦理剧则蒋琬、董允，扬誉蜚声则马良、荀爽，好古则杜预，博物则张华，求之别籍，俱未易一一见也。乃若知贤则有司

马徽之哲，励操则有管宁之高，隐居则有崔州平、石广元、孟公威之逸，忤奸则有孔融之正，触邪则有赵彦之直，斥恶则有祢衡之豪，骂贼则有吉平之壮，殉国则有董承、伏完之贤，捐生则有耿纪、韦晃之节。子死于父，则有刘湛、关平之孝；臣死于君，则有诸葛瞻、诸葛尚之忠；部曲死于主帅，则有赵累、周仓之义。其他早计如田丰，苦口如王累，矢贞如沮授，不屈如张任，轻财笃友如鲁肃，事主不二心如诸葛瑾，不畏强御如陈泰，视死如归如王经，独存介性如司马孚。炳炳麟麟，照耀史册。殆举前之丰沛三杰、商山四皓、云台诸将、富春客星，后之瀛洲学士、麟阁功臣、杯酒节度、紫微宰相，分见于各朝之千百年者，奔合辐凑于三国之一时，岂非人才一大都会哉！入邓林而选名材，游玄圃而见积玉，收不胜收，接不暇接，吾于三国有观止之叹矣。

《三国》一书，乃文章之最妙者。叙三国不自三国始也，三国必有所自始，则始之以汉帝。叙三国不自三国终也，三国必有所自终，则终之以晋国。而不但此也，刘备以帝胄而纘统，则有宗室如刘表、刘璋、刘繇、刘辟等以陪之。曹操以强臣而专制，则有废立如董卓，乱国如李傕、郭汜以陪之。孙权以方侯而分鼎，则有僭号如袁术，称雄如袁绍，割据如吕布、公孙瓒、张扬、张邈、张鲁、张绣等以陪之。刘备、曹操于第一回出名，而孙权则于第七回方出名。曹氏之定许都在第十一回，孙氏之定江东在第十二回，而刘氏之取西川则在第六十回后。假令今人作稗官，欲平空拟一三国之事，势必劈头便叙三人，三人便各据一国，有能如是之绕乎其前，出乎其后，多方以盘旋乎其左右者哉？古事所传，天然有此等波澜，天然有此等层折，以成绝世妙文，然则读《三国》一书，诚胜读稗官万万耳。

若论三国开基之主，人尽知为刘备、孙权、曹操也，而不知

其间各有不同。备与操皆自我身而创业，而孙权则藉父兄之力，其不同者一。备与权皆及身而为帝，而操则不自为而待之于其子孙，其不同者二。三国之称帝也，惟魏独早，而蜀则称帝于曹操已死、曹丕已立之余，吴则称帝于刘备已死、刘禅已立之后，其不同者三。三国之相持也，吴为蜀之邻，魏为蜀之仇，蜀与吴有和与战，而蜀与魏则有战无和，吴与蜀则和多于战，吴与魏则战多于和，其不同者四。三国之传也，蜀止二世，魏则自丕及奂凡五主，吴则自权及皓凡四主，其不同者五。三国之亡也，吴居其后，而蜀先之，魏次之。魏则见夺于其臣，吴、蜀则见并于其敌，其不同者六。不宁惟是，策之与权，则兄终而弟及；丕之与植，则舍弟而立兄；备之与禅，则父为帝而子为虏；操之与丕，则父为臣而子为君，可谓参差错落，变化无方者矣。今之不善画者，虽使绘两人，亦必彼此同貌。今之不善歌者，即使唱两调，亦必前后同声。文之合掌，往往类是。古人本无雷同之事，而今人好为雷同之文，则何不取余所批《三国志》而读之？

《三国》一书，总起总结之中，又有六起六结。其叙献帝，则以董卓废立为一起，以曹丕篡夺为一结。其叙西蜀，则以成都称帝为一起，而以绵竹出降为一结。其叙刘、关、张三人，则以桃园结义为一起，而以白帝托孤为一结。其叙诸葛亮，则以三顾草庐为一起，而以六出祁山为一结。其叙魏国，则以黄初改元为一起，而以司马受禅为一结。其叙东吴，则以孙坚匿玺为一起，而以孙皓銜璧为一结。凡此数段文字，联络交互于其间，或此方起而彼已结，或此未结而彼又起，读之不见其断续之迹，而按之则自有章法之可知也。

《三国》一书，有追本穷源之妙。三国之分，由于诸镇之角立；诸镇角立，由于董卓之乱国；董卓乱国，由于何进之召外

兵；何进召外兵，由于十常侍之专政。故叙三国必以十常侍为之端也。然而刘备之初起，不即在诸镇之内，而尚在草泽之间。夫草泽之所以有英雄聚义，而诸镇之所以缮修兵革者，由于黄巾之作乱。故叙三国又必以黄巾为之端也。乃黄巾未作，则有上天垂灾异以警戒之，更有忠谋智计之士，直言极谏以预料之。使当时为之君者体天心之仁爱，纳良臣之谏论，断然举十常侍而进斥焉，则黄巾可以不作，草泽英雄可以不起，诸镇之兵革可以不修，而三国可以不分矣。故叙三国而追本于桓灵，犹河源之有星宿海云。

《三国》一书，有巧收幻结之妙。设令魏而为蜀所并，此人心之所甚愿也。设令蜀亡而魏得一统，此人心之所大不平也。乃彼苍之意不从人心所甚愿，而亦不出于人心之所大不平，特假手于晋以一之，此造物者之幻也。然天既不祚汉，又不于魏，则何不假手于吴而必假手于晋乎？曰：魏固汉贼也，吴尝害关公、夺荆州、助魏以攻蜀，则亦汉贼也。若晋之夺魏，有似乎为汉报仇也者，则与其一之以吴，无宁一之以晋也。且吴为魏敌，而晋为魏臣；魏以臣弑君，而晋即如其事以报之，可以为戒于天下后世，则使魏而见并于其敌，不若使之见并于其臣之为快也，是造物者之巧也。幻既出人意外，巧复在人意中，造物者可谓善于作文矣。今人下笔必不能如此之幻，如此之巧，然则读造物自然之文，而又何必读今人臆造之文乎哉！

《三国》一书，有以宾衬主之妙。如将叙桃园兄弟三人，先叙黄巾兄弟三人：桃园其主也，黄巾其宾也。将叙中山靖王之后，先叙鲁恭王之后：中山靖王其主也，鲁恭王其宾也。将叙何进，先叙陈蕃、窦武：何进其主也，陈蕃、窦武其宾也。叙刘、关、张及曹操、孙坚之出色，并叙各镇诸侯之无用；刘备、曹

操、孙坚其主也，各镇诸侯其宾也。刘备将遇诸葛亮，而先遇司马徽、崔州平、石广元、孟公威等诸人：诸葛亮其主也，司马徽诸人其宾也。诸葛亮历事两朝，乃又有先来即去之徐庶、晚来先死之庞统：诸葛亮其主也，而徐庶、庞统又其宾也。赵云先事公孙瓒，黄忠先事韩玄，马超先事张鲁，法正、严颜先事刘璋，而后皆归刘备：各其主也，公孙瓒、韩玄、张鲁、刘璋其宾也。太史慈先事刘繇，后归孙策，甘宁先事黄祖，后归孙权；张辽先事吕布，徐晃先事杨奉，张郃先事袁绍，贾诩先事李傕、张绣，而后皆归曹操：孙、曹其主也，刘繇、黄祖、吕布、杨奉等诸人其宾也。代汉当涂之谶，本应在魏，而袁公路谬以自许：魏其主也，袁公路其宾也。三马同槽之梦，本应在司马氏，而曹操误以为马腾父子：司马氏其主也，马腾父子其宾也。受禅台之说，李肃以赚董卓，而曹丕即真焉，司马炎又即真焉：曹丕、司马炎其主也，董卓其宾也。且不独人有宾主也，地亦有之。献帝自洛阳迁长安，又自长安迁洛阳，而终乃迁于许昌：许昌其主也，长安、洛阳皆宾也。刘备失徐州而得荆州：荆州其主也，徐州其宾也。及得两川而复失荆州：两川其主也，而荆州又其宾也。孔明将北伐中原而先南定蛮方，意不在蛮方而在中原：中原其主也，蛮方其宾也。抑不独地有宾主也，物亦有之。李儒持鸩酒、短刀、白练以貽帝辩：鸩酒其主也，短刀、白练其宾也。许田打围，将叙曹操射鹿，先叙玄德射兔：鹿其主也，兔其宾也。赤壁鏖兵，将叙孔明借风，先叙孔明借箭：风其主也，箭其宾也。董承受玉带，陪之以锦袍：带其主也，袍其宾也。关公拜受赤兔马而陪之以金印、红袍诸赐：马其主也，金印等其宾也。曹操掘地得铜雀而陪之以玉龙、金凤：雀其主也，龙、凤其宾也。诸如此类，不可悉数。善读是书者，可于此悟文章宾主之法。